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海公案 第二十九回 怒杖奸臣獲罪

卻說嚴二聽得馮保要他三百兩銀子的門包，不覺啞然而笑道：「公公休要取笑，若是嫌少，又加些就是。」馮保道：「誰與你作兒戲事？這是一定之例，少則不能見。只怕遲了日子，爺在主子跟前說聲，你家丞相恐怕肩不起呢！」說罷，竟轉身將要入內之意。嚴二急急喚住，道：「公公，且請少留貴步，有事慢慢的商酌。」馮保怒道：「有什麼商酌之處？只管在那裡絮絮叨叨的，令人好不耐煩呢！」嚴二道：「如今身上卻沒有許多銀子，故此要與公公商酌。」馮保道：「你只管說來看。」嚴二道：「我們實不曉得青宮向有這個例，如今方才得知。若說三百兩，就要回去與主人商酌送來如何？」馮保道：「不是要你主人的銀子，是要你平日訛詐的。想你自從投在嚴府，十有餘年，詐的銀子盈千累萬。今日裡付我三百，只如氈上去下一根毛，有什麼相干？」

怎麼說出這話來？想必要將你的主人來壓咱家。好好的與我滾出去，這銀子休想繳進去！」

嚴二見他如此說話，正是大拳打中了他的心坎，不得已道：「既蒙公公過愛，在下就送一百兩過來就是。」馮保搖首道：「不中用，不中用，少了一釐，也不濟事的！你自去商酌就是。」

嚴二道：「只是目下哪得銀子如此方便，倘若誤了期限，如何是好？」馮保道：「只要你肯出三百，我便肯掛個賒賬的。你如情願，這裡有紙筆，你可寫張借券來。」嚴二道：「如此可借一用。」馮保引他進到門房，給與紙筆，嚴二即便寫了一紙借券，遞與馮保觀看。馮保接來一看，只見上寫著：借券人嚴二，今因急需，借到馮保公公紋銀三百兩，約以本月內清還。恐後無憑，立券約以為存照。

嘉靖年月日嚴二親筆馮保接了借約，問道：「幾時交足？」嚴二道：「就依著這個月內便了。」馮保方才應允，把借券收了，然後才進內說知。

太子道：「你在外收了進來就是。」馮保領命，便出對嚴二說：「咱爺吩咐，就此收了便是。」嚴二即令人把一箱銀子抬到大殿之上，對著馮保點驗明白，方才作別。馮保道：「你的東道，是萬延不得的。若失了信，咱卻要與你算賬呢！」嚴二唯唯應諾，恨恨而歸不表。

再說馮保收了銀子，進內稟知。太子道：「即令你將原銀送到海恩人那裡去，道我多多拜上。」馮保應諾。即時喚了兩個內侍，把這一箱銀子抬起，自己引路，望著海瑞衙中而來。

時海安正在閒立，馮保便將上項事情說知。海安急到裡面說知，海瑞即忙出迎。

馮保令小侍把箱子抬到裡面，與海瑞相見畢，說道：「幸不辱命，咱爺多多拜上。若是恩公有什麼急需之處，不妨又來。

現在一千兩，你可收下。」海瑞謝道：「一之為甚，其可再乎？」

便望空拜謝，復向馮保致謝一番，說道：「今瑞在窮厄之際，叨蒙公公與殿下恩施，得濟此急，海瑞惟有焚香頂祝，以報高厚耳，容日登堂叩謝。」馮保道：「區區意思，甚麼相干，何必介意？若說到宮面謝，這卻不用。主人曾有言，恐怕為嚴賊曉得，說是交結外臣，反為不美呢！」海瑞道：「如此，就煩公公轉致就是。」馮保作別回宮而去，自不必說。

海瑞既得若干銀子，便送到李夫人處，說是盤費。李夫人道：「哪用許多？不過二三百金足矣。」海瑞道：「剩下的以為讀書膏火之資。」堅要全收，李夫人只得收下，擇吉起程。海瑞吩咐家人即去僱備夫馬。夫馬停妥，話不多贅。

忽人來報：嚴嵩因為打碎青宮的御用茶盞，被青宮抓去面奏皇上，罰他賠了一千兩銀子。又說他驚駕，要發往雲南充軍三年，只因朝中無人辦事，如今特加恩典，著發在老爺處過堂三日，權作三年。明日嚴相便來過堂，故此特著家人來稟說。

海瑞聽了不覺大喜，手舞足蹈起來，笑道：「天呀，你真真報應不爽了！」又以手指著嚴府那邊說道：「奸賊，你平日專權肆橫，今日卻有這個日子！」遂傳了差役皂隸到來，吩咐道：「明日奸相嚴嵩過堂，你們只看我的眼色行事就是。若是叫你們拿下，你們便拿下。若是叫你們動手打，你們即便動手重重的打就是。如違，重責不貸。」差役們應諾。海瑞恨不得就是次日好去報仇，一宵無話。

次日清晨，海瑞起來，即便吩咐海安在門外伺候。海安領諾，即來門首候了半個時辰，見前面擺著幾對馬及隨從的家人，前遮後護，擁簇著嚴嵩到來，海安即便上前叩見。嚴嵩道：「請起。」遂下了馬，坐在一張馬鞍上，令海安進去通報。海安應諾，隨即稟知海瑞。

海瑞聽了，即時吩咐三班衙役，開門伺候。然後出來，立在大堂之上，吩咐海安便請。海安便來稟道：「家爺在堂上，恭接太師。」嚴嵩此際，隨即換轉了青衣小帽，把眾家人約在外邊，自己隨著海安而進。只見海瑞立在堂上，笑容可掬，嚴嵩即便趨前。海瑞作揖道：「恭請太師金安！」嚴嵩道：「剛峰安好！」海瑞道：「荒衙何幸，得太師光降？請坐，海瑞參見。」

嚴嵩道：「慚愧，老夫有罪，今日奉旨過堂。正是剛峰端坐，待老夫聽點。」海瑞道：「豈敢。想太師位極人臣，又是當今國戚，佐輔國家，多立奇勛，天下蒼生，仰如父母。今因小小瑕疵，聖天子不過略順青宮小意不得已令太師光降。然太師貴步一臨，草木皆春。還請太師少坐，少盡一參之敬！」嚴嵩見海瑞這般懇懇謙恭，只道真是敬意，便笑道：「如此有占了。」竟走上座坐了。海瑞道：「太師少坐，待海瑞取茶來。」便進去了。

嚴嵩坐在堂上，只見兩旁衙役立著，察其動靜，各皆似有怒容，自思海瑞平日是與我不合式的，今我既奉旨到此過堂。

他不特不作一些氣，且還如此謙恭。既是如此，怎麼又令差役升堂？莫非有甚別故不成？正欲下座，海瑞忽然突出，向外役問道：「上面坐的是甚麼人？」衙役答：「是嚴太師。」嚴嵩聽了，也站起來道：「就是本部堂在此，剛峰莫非眼花了麼？」

海瑞道：「來此何干？」嚴嵩道：「奉旨到此過堂，你豈不知耶？」帶著三分怒氣，復坐上，便道：「豈有此理，豈有此理！」

瑞怒道：「你既奉旨前來過堂，就該遵著王法，報名聽點。怎麼反把我的座位公案占了，是什麼道理？」嚴嵩亦怒道：「沒甚麼道理，就是偏宮私殿，老夫亦不辭坐，何況這一座小小主事公堂耶？海瑞，你這般怒氣不息的，到底為著甚麼？你與誰來？」海瑞道：「就與你來！」吩咐左右：「與我抓了嚴嵩！」那些差役，平日知道嚴嵩的厲害，不是好惹的，個個面面相覷，恰如泥雕木塑的一般，只見答應，卻不敢動手。

海瑞看了大怒，即叱海安、海雄二人上前。安、雄二人一聲答應，如狼似虎的一般兇惡，走上公座，一把將那嚴嵩抓了下來。嚴嵩大怒，罵道：「畜生，反了，反了！」海瑞即便升堂問道：「你這廝膽敢不遵聖旨，不報名，不應點，亦不過堂，反把公案占了，皇上又不曾差你來此作問官，你知罪否？」嚴嵩笑道：「任你怎樣說，諒亦奈何我不得，你卻把我怎樣的？」

海瑞聽了此話，勃然大怒，正是：三屍神暴躁，七竅內生煙。

當下海瑞大怒道：「你恃著權勢，諒我不能奈何於你。不思王子犯法，與庶民同罪。今你既已獲罪，奉旨前來，尚敢如此矯強，我便打你一個藐法欺旨！」吩咐：「左右，扯將下去，重責四十大板！」各差役仍不敢動，惟安、雄二人把他扯翻階下。海瑞怒將八枝簽兒撒將落地。那衙役無奈，拾起大叫行杖。

皂隸不得已，拿了一條三號板子，走到面前，還說了一聲：「告罪」，才將板子輕輕的打將下去。

海瑞看了大怒，叱退皂隸，親自離座，接過了板子在手，重重的打了三十五板，以湊足四十之數。可憐打得那嚴嵩皮開肉綻，鮮血迸流，在地下亂滾亂罵。海瑞大聲道：「此是初次，明日早些到來過堂。如再敢猖獗，又是四十大板！」叱令差役將嚴嵩扶了出去，吩咐退堂。

外面嚴府的家人，在外候久了，突然的看見了主人這般狼狽而出，各人吃了大驚，急急上前致問。此際嚴嵩連話也說不出來，只是搖頭不答。家人們急急趕回府中，把一乘坐轎打來，才將他坐了回府。嚴嵩痛極，躺在牀上，竟不知人事一般。家人們不敢動問，只是守著伺候。

直至過了一個時辰，嚴嵩痛定甦醒，方才說出話來。即喚兒子世蕃到牀前謂曰：「可恨海瑞擅作威福，故意讓我坐在公案上，即又翻過臉來，將我責打四十，並將『欺藐聖旨』四字的大題目壓我，受了這一場虧，怎麼忍得？故此喚你前來，就在此寫成草本，明日早朝，與這廝見個高低，定個生死，方可出我口氣。你可用心寫來。」世蕃聽了，連忙取過了文房四寶，把奏稿立時修起，對著父親念了一遍。嚴嵩點頭示可，安息一宵。

次日早朝，嚴嵩令人抬到午門，眾文武看了，各各驚問何故。嚴嵩便將海瑞挾仇，假公泄忿，毒打四十，險些一命嗚呼，逐一說知。各人聽了私相歎息，怎麼這海瑞恁般大膽，當朝一品，又是國戚，皇上素日心愛的近臣，怎麼卻下此毒手，豈不是自欲討死耶？各人為他捏住這一把汗。有幾個心惡嚴嵩的，心中好生歡喜，恨打少了他。

須臾，金鐘響起，鳴鞭淨殿，文武各各隨班而進，分站兩旁。內侍一對對的出來，一派音樂之聲，一對雉尾宮扇，擁簇著天子出宮而來，升了寶座。兩班文武，上前山呼舞蹈畢。只見嵩故意一步步挨到龍書案前，口稱萬歲。天子見了，吃了一驚，便問道：「卿因甚事，如此狼狽？」嚴嵩即便叩頭啟奏。

正是：金殿幾句話，法場失三魂。

畢竟嚴嵩怎麼樣啟奏，下文便知。